

鸟儿栖息在柳树沟

NIAOR QIXI ZAI LIUSHUGOU

[朝鮮] 李 鎮 華 著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



鸟儿栖息在柳树沟

〔朝鲜〕李镇华 著
洪 浩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학 진 화 작

새들이 벼들골에 깃든다

민 주 청 년 사

1956. 경 양

鳥兒栖息在柳樹沟

〔朝鮮〕李鎮華著

洪 浩 译

徐通潮繪圖 馬如瑾裝幀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洪興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译0280（高小、初中）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 3 3/8 字数 53,000

1965年8月第1版 196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30

定价：(6) 0.30 元

果园岗伸展过去，到了一道陡(dǒu)岸那儿，一下子被切断了。陡岸下面是条宽阔的江水，直奔黄海。葛月河绕过山脚，穿过原野，流到这儿陡岸下面，就跟江水汇合。江水向前流去，在长满了垂柳和钻天杨的小丘底下，形成一个小港口——沟浦口。

柳树沟就面对着这个小港口，坐落在果园岗和松树山之间的山沟里。也许因为山沟里柳树丛生，才叫做柳树沟的吧？从这村子到沟浦口，路旁都长着一丛丛的垂柳和钻天杨。

据说过去每逢淫雨季节，河水一涨，水就从小港口冲进来，直冲到柳树沟，把村子洗个一干二净。因此人们在小港口和村子里栽起柳树来。柳树渐渐长大，小港口和村子的地势也渐渐变高了，河水再也不能冲洗村子了。可是人们的习惯一直保存下来，不仅不砍老柳树，而且每年春天还在河岸和村子里继续栽种。这样，柳树沟这个

名字，就再合适不过了。

汽车路从城里通过来，从汽车路转到只能通过两辆牛车或者马车的大路上，再走上四里多路，越过果园岗，便是柳树沟。这条大路到了村前就分成两条小路：一条通到去枣树岛的葛月河渡口；另一条沿着河流，通往去青石矿的火车站。

在过去，知道抄近路去青石矿的行人，或者去枣树岛买瓜菜的商贩，就常常从汽车路转到大路上，来到柳树沟，歇歇腿解解渴再走。过路的人喝了这里的井水，禁不住会赞叹说：“好水啊，好水！”说起来真可怜，柳树沟离城不太远，但人们知道这个地方，却只因为这里有“好水”。

虽说葛月河两岸有水田，绕着红山坡也有旱田和果园，但在当时，柳树沟仍旧是微不足道的穷山僻壤。

村里的人在葛月河右岸的河滩地和红山脚下的沟洼地种庄稼。河滩地用河里的潮水灌溉，终年不知干旱；而沟洼地却尽是弯弯曲曲的小沟、一片片的苇塘，年年遭到山洪冲洗，打不出粮食。村里的地主在沟洼地里收不到东西，就要在河滩地里捞回来，因此村里的农民受尽了残酷的剥削。即使是最勤奋的庄稼人也无法活命，于是有的到青石矿去找活路，有的造了船出入黄海捕鱼谋生。可是日本鬼子快要垮台的时候，把到矿里去的人抓去当民夫，又借什么“大东亚战争”急需的名义，把人们自造的

船只统统抢走。

这样，跑到外面谋生的村民，差不多都回到了柳树沟。从这时候起，人们在这土地上扎下了根，种上了庄稼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日本鬼子又借口造船，开始砍伐村里的老柳树。人们憋(biē)着一肚子气，偷偷诉说着：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！果然，柳树还来不及砍完，鬼子们就完蛋了。

登上果园岗，透过柳树往下眺望(tiào-wàng)，柳树沟那些瓦的或者石板盖的屋顶就历历展现在眼前。在祖国解放战争以前，这样的屋顶可以望见更多更多。那时人们刚刚得到解放，分得了土地，生来第一次做上了顺心的庄稼活，纷纷扒(bā)掉了小茅屋，盖上了大瓦房。谁知道可恨的美国鬼子又在这个村庄投下了炸弹。现在能看到的房屋，有些是炸剩下来的，而多半是战后重新盖起来的。

现在嘛，当然没有抄近路往青石矿去的人，也没有往枣树岛去的商贩了，不过要是有人路过柳树沟，在井边的柳树荫里歇歇脚，那他首先赞叹的将不是“好水啊，好水！”而是这个村庄引人注目的新面貌。你会看见柳树成荫的院子里，新盖起了一座一排四间的瓦房；你会念出挂在门前柱子上的牌子：“柳东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委员

会”。如果感到兴趣，你可以往村里多走几步，就会看见民主宣传室^①和它那雅致的院子；如果再向果园路走去，就会看见幼儿园，手风琴声伴着孩子们清脆的歌声，正轻轻地从那里传来呢。

柳树沟生产合作社是在停战后第二年组织起来的。那年年底，在社委会大院进行了首次分配。当年分配时那种欢天喜地的情景，这里的人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些记忆，使柳树沟的人们在今年的劳动中更加热火朝天。

红山顶上太阳刚刚冒红，人们就披着朝霞下地。金浪滚滚的稻田、果实累累的果园，还有绿油油的秋天的菜地，都在等待主人的最后一次侍弄。

社办公室的钟声一响，村里的孩子们也就从家里跑出来。他们迎接新学期，个个欢蹦乱跳，有的上幼儿园，有的上小学校，稍微大一点的，便上葛月村的初级中学。

一会儿工夫，柳树沟安静下来了。小猫舒适地躺在地板上晒太阳，一群小鸡在栅栏(zhà-lǎn)的荫影下找东西吃。

柳树沟，就是这样一个村庄。

① 民主宣传室是朝鲜群众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基层组织，在农村设在农业社里。

我和永七在柳树沟长大,今年秋季一起升到初中二年级。虽然我们俩都没做上优等生,可是能够一起走进初中二年级的教室,也就够我们心满意足的了。说实话,我和永七都在提心吊胆会留级哩!可不是吗,去年我和永七的功课太差了。

我的性子小心谨慎,永七却爱横冲直撞。可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毛病:只要爱上了一桩事情,别的事就都不顾了。看来,是这种性子使我们荒废了功课。

社里刚建立幼儿园的时候,我和永七看上了幼儿园,每天一放学就跑去给小朋友们堆沙山啦,做玩具啦,瞎磨一阵;后来社里建立畜牧场(xù-mù-chǎng),我们又忙着去看新下的猪崽(zhū-zǎi)呀,学挤山羊奶呀,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;有一阵子,我们又想当木匠,天天到造船的地方去,一会儿给渔业队叔叔拿墨绳,一会儿又搬锯下来的木板。

我们正热中于这些事情,一个年头快要过去了,我们拉下来的功课没有法子补上。班主任玉老师曾经悄悄地告诉我们,要我们加把劲把拉下来的功课补好;中队委员会还派队委文学来帮助我们温课。就这样,我和永七的

成绩虽然不能使玉老师满意，却总算达到了升级的标准。

升到初中二年级以后，更使我们高兴的，是玉老师又跟上了我们班。玉老师是位年轻的老师，很喜欢跟我们一起说说笑笑，蹦蹦跳跳。她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，先在小学教书，同时继续进修函授(hán-shòu)师范学院的生物专科，毕业以后，就调到我们的学校来。一年级时她教植物课，从新学年起她教动物课。这些课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，因此我们就更加敬爱玉老师了。

有一天，那是过了“八·一五”^①节日，快要到九月的时候，玉老师找我们说：

“你们关心社里的事，这是很好的。不过千万不能只顾着忙那些事，反而把功课忘记了。首先要努力学好功课才对。你们俩向我保证这样做，好吗？”

我们把玉老师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上了。

谁知道就在这天回家时，永七在路上突然对我说：

“我说东洙(dōng-zhū)，能赶快毕业该多好！”

“怎么，你又不愿意念书了？”

“我是说，早点去干它一下子嘛。”

“干它一下子？”

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朝鲜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得到了解放，八·一五就成为朝鲜人民的节日。

“这可是只跟你说的。要是我妈同意了，我准能当上社员的。”

“社员？”

“你可知道，咱社往后不知要发展得多大多好，那才棒哩！要建设这么好的社，我能不想赶紧去干它一下子吗？”

噢！原来这家伙已经有这么了不起的打算了！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瞅(chǒu)了他一眼。

“怎么，你妈不答应你？”

“倒挨了一顿骂。”

“本来嘛，在社里干活，你还太小。”

“你知道啥，要是我搭上渔船，保证不比钟善差。”

我不知不觉停住了脚步，把永七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。永七也跟着站住，不好意思地眨(zhǎ)了眨眼睛：

“你看啥？”

我摇了摇手：

“不行啊，永七，我看你还没有渔民的样儿。人家钟善个儿小是小，可一上船，真有个渔民的派头。”

钟善，就是去年初中毕了业，先在社农业队干活，后来调到渔业队去的孩子。对了，现在他已经不是孩子，而是堂堂一个青年了。今年秋天第一批船出海的那天，我看见过钟善，他正夹在渔业队员中间上船。我觉得他变

了，变得像个大人，简直再也不能像上学时那样跟他打打闹闹开玩笑。我正想着，永七又说了：

“喂，东洙，你说钟善怎么怎么像渔民，就算是吧，可说起捕鱼，还是瞧我的吧！”

这话倒不假。孩子们都把他叫做“葛月河的水鬼”，因为他一口气就能游过满潮的葛月河，再说不管是划船还是捉鱼，村里没一个孩子能赶上他的。永七总是拿这个夸耀自己。

“你以为海里捕鱼也像河里那样容易吗？”

“等着瞧吧，反正我会当上个好样的渔民的！”

“谁说不会呢。不过要等你毕业了，个儿也长得跟钟善一般高了，那时才能进你的渔业队去。你说呢？”

“可我恨不得马上就上船，怎么能等到毕业？”

“老师说得很对，我们首先要把功课学好。永七，不已经是初中二年级了吗？不要为旁的事儿瞎跑，忘了功课呀。我可真的下定决心了。”

永七斜眼瞅了瞅我，没有吱声，只是踢着路旁的石子往前走。当他走到果园岗的时候，忽然望着河边喊起来了：

“渔船靠岸了！是咱们社的船……”

我也跑上了小丘。一只大木船正顺着汹涌的潮水经过枣树岛，开进被晚霞映红了的小港口。



“呵(hē)! 会怎么样呢?”永七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
“什么会怎么样?”

“捕的鱼多不多呗。头一仗打得漂亮,往后才能碰上好运气呢。”

说着,永七跑下了小丘,我也紧跟着跑下去了。

3

进秋以来第一次出海的一只渔业队的船开进了小港口。这是联络海面和小港口的运输船。钟善就在这只船上。

我和永七跑到小港口,一眼就瞧见钟善在下船的叔叔们里头。永七飞也似地跑过去,扯住了钟善。

“钟善,怎么样?”

钟善把棉袄脱下来,往肩上一搭,神气地笑了笑,说:

“那还用说,头一仗打得漂亮极了!回来的时候路过降仙浦,还卖了一大船鱼呢!”

钟善说着,跟叔叔们走进了社办公室。永七朝我挤眉弄眼笑了笑。我们也跟着叔叔们挤进了办公室,仿佛着了迷似的。

一年来,柳树沟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发展得很快。生产发展了,就需要更多的耕牛;同时社里订了一个改造沟

洼地为稳产田的规划,也需要一笔施工费用。因此,柳树沟的人们决定组织一个渔业队。

其实社刚成立的时候,就有一些熟悉打鱼的社员主张搞渔业。不过他们主张以渔业为主,遭到了年长(nián-zhǎng)的社员们反对:

“自古以来,养活咱们的是河滩地和沟洼地,不是海。所以说咱们应该以农为主,把渔业当做副业才是。”

说实在的,柳树沟虽然夹着一条流到海里去的河,离海还是比较远的,以渔业为主不合适;再说,只要开垦沟洼地,多打粮食,柳树沟的人们就会吃也吃不完。社里组织渔业队,正是为了扩大(kuò-dà)社里的农业生产啊。

柳树沟有很多社员是打鱼能手。在河水和海水汇合的地方打鲢(zī)鱼,他们更是拿手。春天和秋天是鲢鱼最多的季节,因此一进秋,社里就重新安排了劳动力,把必要的人员调到渔业队去,同时造了两只大木船和一些打鲢鱼的小船,准备好各种渔具,送走了第一批渔船。

建社才一年,社里就增添(zēng-tiān)了这么多财产,村里的人自然高兴,可是也焦急地等待着渔业队的第一次战果。

社员们收工回来,在社办公室里正好碰到了带着喜讯回来的渔业队队员们。

在海上的渔业队队员还在继续打鲢鱼。这次运输船

回来,是为了运来已经打到的鱼,把鱼交售给降仙浦给养管理所,然后运去粮食和蔬菜。负责这只船的石崇叔叔把交售鱼的单据交给会计(kuài-jì)以后,又把钟善拉到众人面前,说:

“说实话,我带他上船,刚一出海,心里还嘀咕(dí-gu)哩。要是他晕船,或者在汪洋大海上想起了家,哭起鼻子来,那还得了哇……”

顿时,渔业队队员和社员们的笑声充满了整个屋子。我和永七站在门口,瞪圆眼睛互相看看。石崇叔叔望着退回原处的钟善,继续说:

“钟善这孩子,别说他岁数小,可真有两下子。交给他的事做得干净利落,活像个大人哩。许是脑瓜子里有点学问吧。我看啊,像钟善这样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多多进咱社来才好。其实咱的人手就是不够,单说这个鱼汛(yú-xùn)吧,渔业队的人数也就应该增加一些。”

“看大哥你的贪婪(tān-lán)劲!那秋收得放下啦?”会计停了停笔,笑着说。

钟善坐到一条板凳上,望着正在卷烟的石崇叔叔说:

“石崇叔叔,这次出海,你可一定让我上捕鱼船啊!”

石崇叔叔划了根火柴点了烟,笑嘻嘻地瞅了钟善一眼:

“有把握吗?”

“你看，你是把我看做小孩子啦？”

“好好好，我问问管理委员会怎么说。反正捕鱼人手紧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永七已经钻到钟善旁边去了。

“钟善，让你上捕鱼船不？”

“运输船，沒意思……”钟善所答非所问地支吾着。

这时管理委员们陆续走进了办公室。他们要和渔业队队员们开一个小会。

我拉着永七的手，说：

“永七，咱们走。快点吃晚饭，还得温课去呢。”

永七边走出院子边说：

“我想看看钟善怎么样参加会。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会上钟善会受表扬的。”

“哦，你要上船，原来是为了受人表扬啊？”

“受表扬有啥不好？”

“可是钟善进渔业队才不为这个呢！”

“那是为了啥？”

“把咱们社建设得更好，大家都走集体富裕的合作化道路呗……钟善刚入社的那阵子，跟我哥就是这么下的决心。”

永七的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望了我几眼。可他不爱往

细里想，就胡乱扯道：

“要是受到的表扬多了，那咱社就会变得更加好的……”

我禁不住笑出声来。

4

从山坡上的学校往下走，有一条路通到汽车路那儿。穿过这条路走下去便是街市。再从街上的消费商店后面绕过去，顺着邮局和书店之间的街道一直往前走，尽头有一幢(chuāng)瓦房。这是诊疗所。

有成的爸爸是这个诊疗所的医生。他总是忙来忙去，没有一会空闲的时候。上午他在门诊室里给病人看病，听诊器一会儿也离不开他的耳朵，仿佛长在耳朵上一样；下午他让护士拿着手提包，飘着白衣下摆，走马路，跑田埂(tián-gěng)，到处去出诊。要不，他就到郡上去办公事。

因此有成经常从早到晚见不着爸爸，除非自己到诊疗所去看他。有成的家就在诊疗所的后院。他有自己的房间，一走进房间他就不轻易出来。这种习惯，也许是他要躲开老患病的妈妈那种神经质的责骂而养成的。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，可连姥姥也忙着护理妈妈的病，顾不到他。总之，他被家里的人忘在一边了。